

## 西子灣

星期五下午，鼓山碼頭前人車聚集，摩托車賁賁叫囂，魚腥和油臭混雜，三五艘近海漁船停泊，幾堆零星的小魚散佈地上。全叔和幾個老漁夫嘴叨著煙蹲在一塊，阿慶經過見一隻寄居蟹自魚堆當中爬出，一手便將牠抓了起來。

鄰近老婦人前來，見船載回來的魚越來越小，忍不住抱怨：「掠這魚遮小尾，恁是在講耍笑抑是在掠心酸的？」

全叔不作回應，任白煙氤氳眼前。

這時幾輛機車扯開喉嚨呼嘯而過，一道道黑煙於鹹潮空氣中慢慢化開，寄居蟹又將身體縮藏起來。

低矮房舍沿著水道排開，騎樓向著馬路，阿慶看著向前延伸的船渠，身體不覺隨著泊停船隻晃動起來……

阿慶爸大隆前年因老抓不到魚才將漁船賣掉，他常抱怨都是那些冒失的觀光漁船惹的禍，害他捨棄自小的夢想下船舉鍋拿鏟，海產店的生意難做，同一條街左鄰右舍都是競爭對手，要不是他勉強咬緊牙關苦苦撐著，日子要如何過？多虧女兒小紋懂事勤快，哪像阿慶這傢伙成天只會玩！阿慶每回到店裡只會蹲在大桶子前對著魚蝦螃蟹唸唸有詞，大隆看了就有氣，經常抱怨：「你這個囡仔到底是按怎？透日頭殼內不知在想啥？」

阿慶常蹲在店前眼睛盯著桶裡，看花蟹相疊一起魚兒互相推擠，阿慶感覺身上鱗片一片片張開，一不小心便觸著緊挨的魚。阿慶呼吸越來越急促，旁邊的魚也全張大了嘴——水面上的泡沫越來越多，突然間，碰地一聲，廚房大隆舉起菜刀往海鱸魚頭上重力一敲，阿慶回過神，伸手摸了摸似被大隆掌摑的頭，眼前冒出好幾顆金星……，他拔腿忙在大隆破口大罵前離開店裡。小紋正在店前幫客人點菜，白淨鵝蛋臉上微淌著汗水。魚蝦軟絲和旭蟹躺在碎冰上頭，遊客川流街上，有的抹油嘴叨牙籤，多半則在店與店間徘徊……

「現撈啊仔，炒麵炒飯攏有喔……」類似的招呼聲沿路傳響，涼水攤阿滿姨大老遠見著阿慶便殷勤地叫著：「阿慶，要轉去讀冊啊？」說著便拿了顆椰子插上吸管要送他喝。阿慶速速快走，不想在這路上多耽擱。

阿慶的母親秀枝五年前過世，秀枝到底為什麼會死，阿慶真的不知道，只記得那天放學後他一樣跑到鼓山漁港前，幾艘漁船才剛回來，阿慶站在岸邊看向船上，聽見全叔在甲板上對著他喊：「阿慶，愛看就起來——」阿慶興奮登往船上，只見冰桶裡堆著一些叫不出名稱的魚，而更吸引他的是一旁水桶裡有幾隻蝦虎和花跳，當中還有隻鰭上長著硬棘的成仔丁。

全叔見阿慶看得入神，知道這小子心裡在想啥，便說：「看愛幾隻自己掠。」

阿慶即刻拿起塑膠袋撈了好幾隻，其中包括那隻兇惡的成仔丁。還正想要看

船上有啥好玩，突然岸上傳來緊急的呼喊：「阿慶，緊轉去厝，恁母仔得欲死啊！」

「死？」阿慶一時還意會不過來——

「緊轉去！閣站在這創啥？」全叔也急了起來。

阿慶這才移動腳步，趴趴跑往回家的路，手上仍然緊抓著那袋魚。

一進門只見鄰居阿姨舅舅們都來了，小紋守在秀枝身邊，大隆紅著眼連忙叫阿慶過來——「秀枝，阿慶轉來啊！」大隆將阿慶的頭壓低，讓秀枝顫抖的手觸摸。阿慶只覺得秀枝的手好冰，低著頭的脖子越來越痠，他右手仍緊抓著那袋魚，心裡想著成仔丁不知會不會攻擊其它魚，正在想時，秀枝的手滑落，大隆和小紋痛哭失聲……，屋裡騷動了起來，阿慶拎著水袋站在一旁，眼前如海浪波波起湧，然後將他給淹沒……

阿慶將袋裡的魚倒進後院小池塘，天天蹲在前頭愣愣地看著。屋裡正誦經超渡做七法事，道士手搖鈴錚錚鏗鏘地響著……，阿慶看著水塘，蝦虎的吸盤黏著池壁，成仔丁張開雙鰓，搖搖晃晃地游來游去，花跳則躲在水草當中，時而探出頭來。那幾天，阿慶整天神情恍惚，耳邊迴繞著水聲——啵啵—啵啵啵—他頭起伏，耳朵進水—深呼吸，感覺胸腹脹滿了水……想要划動身體，兩腳動兩下便觸著岩壁——迷茫當中似有兩把利刃直指過來，阿慶猛地游動身體，只見眼前那下垂的嘴形綻開，裂縫越來越大，近逼，就要將他給吞噬——恐——阿慶喊叫出聲驚醒過來，一摸嘴邊淌滿口水，啵啵水聲轉成銅罄響音……，阿慶起身走到客廳，只見大隆青白著臉色滿臉鬍渣，小紋則蹲在一旁手摺著紙蓮花。

阿慶揉了揉惺忪睡眼走到池邊，低頭只見蝦虎的嘴一張一闔，成仔丁似乎褪了顏色。天漸地亮開，阿慶游魂般走往碼頭，泊停漁船有的空著，有的有漁夫在上頭扛冰桶、整理線網。全叔看到阿慶，忍不住喊著：「阿慶啊，你一哪會遮早猶閣走來這？」說著搖了搖頭，低嘆一聲：「這個囡仔，實在真害！」

陽光亮開，漁船一艘艘走遠，長條船渠通連向外，岸上房子襯著船上桅杆，鹹潮光點一顆顆迷離起來……



海裡的魚都去了哪裡？阿慶沿著舊鼓山漁市往西子灣的方向走，海在左邊，柴山在右手邊蜿蜒，堤防向外延伸，潮水起湧，於岸上開出一朵朵浪花。

大隆為什麼要把船賣掉？阿慶邊走心裡邊嘀咕著……，天空淨藍，烈燄射出，鼓山的陽光抹鹽，將港邊人的皮膚曬成深褐色，而天上雲也總趁人不備狂亂堆積，驀地鋪天蓋壓下來，巨浪如瘋狗般狂吠，原本平靜的景觀便被打亂。阿慶無法忘記那天下午和他在班上唯一的死黨八帶閒晃到西子灣前看人釣魚，那天陽光特強，照得人睜不開眼，堤坊上釣客散佈，越晚西天霞彩漸地紅豔，人潮也越來

越多，八帶本來說好要趕快回去的，偏偏這時前方燈塔旁的老伯手上竿子猛地被拉扯——「大咬！」一旁的人同聲叫喊，老伯兩手緊抓釣竿，秉住呼吸，旁邊釣客連忙將魚竿收回——老伯釣竿轉軸繼續出線，倏倏聲響緊抓住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小利，毋通傷大力！」烏雲凸出，雲彩露出詭譎顏色，眾人目光集聚，連著好奇心一起被釣著……，阿慶和八帶硬擠到最前頭，只見那竿子如被神鬼附身，竿頭間歇地彎曲、伸直，復彎曲……，雲層加厚，魚線緊繃，突地線頭猛地拉扯，一起巨浪打上來，魚線鬆開，堤防上的人被打得東倒西歪——魚跑掉了，老伯、釣客一身濕滿臉失望……

突然前方有人大喊：「有人落水！」

阿慶這才留意到八帶不知跑哪去了？天空海上一片漆黑，斜雨穿飛，燈塔的光束照出一道道青光，浪濤洶湧，堤防晃動，救生員拿著大聲公強令所有人儘快離開，老伯像失了魂般往岸上走，阿慶被強制驅離——「八帶？八帶呢？」阿慶頻頻回頭，雨勢越下越大，海天渾成一片黑……

那天之後阿慶再也沒見過八帶，老師說八帶落海失蹤了，阿慶認定八帶去找那一條大魚。八帶跟阿慶一樣，他老早就想知道海裡頭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或許海龍宮真的存在，在水族能夠安心居住的地方！

阿慶沿著海岸旁的公路走，遊覽車、汽機車自他身旁駛過，阿慶站在西子灣前的沙灘，海水在眼前晃動，攔沙線拉了起來，風吹著，沙土迅速流失，而工程車進駐，一車車泥沙傾倒出來，海與陸地相互消長，大隆說過舊港那裡以前都是海，想到這裡，阿慶便覺全身滑溜起來，或許他和八帶前世都是一條魚，這祕密他深信也正在查證。

阿慶往柴山上走，風在吹，阿慶聽見背後傳來樹枝彎折聲響，一回頭，兩隻獼猴跳踉樹上，見阿慶眺望牠們便也愣愣地瞪著阿慶，阿慶往前走一步，獼猴便繃緊神經往後逃退，跳走兩步又回頭看著阿慶，阿慶確定牠們知道這山海發生的一切。

芒果樹未開花，血桐葉如張大的菩提！海風簌簌吹著，一隻大蜘蛛在樹間結吐晶亮絲線，阿慶自地上撿起一顆風乾的青剛栗，如骰子般在手上轉動著。

在學校老師眼珠子整天盯著阿慶，每節下課都將阿慶留在教室寫功課，阿慶眼巴巴看著其他同學進進出出，他則像被關鎖在箱籠裡的魚。一放學他等不及地奔向碼頭，而全叔的船並未出現。阿慶失望地走著，肚子餓了該到店裡，心裡正猶豫著，突然有輛急駛機車掉過頭來喊叫他：「阿慶，想去釣魚嗎？」

阿慶抬頭見是志祐，整個人精神都來了！

志祐難得今天不必幫教授整理海岸調查數據，便跑出來溜溜，當初從北部到西子灣來讀大學，便看上這片海，一來便認識阿慶這比他對海還要著迷的小子，

兩人經常湊在一塊。他將車停在宿舍停車場，和阿慶沿著斜坡往堤防走，燈塔最前頭為兵家必爭之地，但想起八帶，阿慶和志祐便走往另一頭。黑暗中海與岸無清楚界線，四圍靜謐，海浪微晃，月影在雲的空隙間游走，阿慶勾隻蟲，甩竿收線，感受潮浪輕輕拉扯，似有魚兒輕輕點咬，拉出，蟲兒被吃了，卻不見魚的蹤影。

志祐換勾活蝦，甩竿時圓月突自雲層中亮出，蝦腳在月光下張舞，如小龍現身旋即潛進海裡……海上仍無動靜，岸旁老伯點亮煤油燈嘴裡忍不住抱怨：「海岸破壞，魚仔走了了，釣有魚才是奇怪。」他將煤油燈往海上照——只見著岸邊漂浮著兩三隻翻肚的小魚和垃圾袋。阿慶一次次換餌，活蝦不耐久等，他將蝦仁剝殼切半，和志祐又釣了一陣子——還是沒動靜！老人家燃起煙，立起釣竿又碎唸起來：「做啥人工海岬，害死阮這些愛釣的人！」、「有動工就有錢挺好賺，攏是生理人拿去賺食！」一旁有人無奈地回應……

突然岸邊興起啾啾的船尾浪，一艘觀光漁釣船嘻哈駛過，阿慶手中釣竿微彎，老伯伯嘴裡含的煙緩緩吐出，和海上的水氣相會合。漆黑的天空青亮起來，阿慶抬起頭，雲層藏著陰影，阿慶似又見著那想像中的畫面——另一片海，海裡有魚、有蝦、有秀枝看著他的眼光，還有八帶笑嘻嘻的神情，憨傻的他似乎變聰明了，才想要張眼看清楚，那景象便就消失——這時，他手上釣竿突然彎了一下：「有魚！」阿慶忙將釣竿往上扯，嘴嚷喊著：「還在！」一旁目光全往這裡聚集，沉悶氣氛頓時亢奮。魚線左右竄動，阿慶的身體跟著移，最後提上來一尾厚鱸。一旁的老伯連忙收竿，換上新餌，認真地釣著。

志祐握著竿子感覺海的律動，觀光漁船經過，潮浪起伏，船火、岸邊高樓層層疊疊的燈光，星光匿藏，海龍宮似已浮到岸上……，四周越光亮，魚況越差，一位老伯講起他當年在海上的英勇事跡——上百斤的魚進入網裡，再舊的船與海仍有靈犀，煤油燈前，老伯翻出手臂上一片形狀似魚被剝開的疤痕，悵然地說：「當初海面頂實在正趣味！」

潮水漸地漲高，浪打堤防，於消波塊上接連成一長聲嘆息。



醒來時已是中午，志祐拿起手機一看，有三通教授打來的未接來電。志祐連忙三步併做兩步衝往系上，跑至一半突然想到教授日前說過今天另一段突岬要開挖，據報有漁民及附近養殖業者會來抗議。教授交待他們要到現場，志祐怎會將這事給忘了呢？希望還來得及，他衝往沙灘，果然見著好幾群人相對叫陣——

「不知是在創啥？好好的海墘舞弄變按呢！」

「海破壞了了，叫阮要去叨位討食？」

「土愈囤愈闊，海邊全變做停車場和大車路，要抓魚沒魚，要風景沒風景，這是要按怎才好？」

黃色警戒線沿著岸邊拉開，抗議字跡憤怒潑灑在白布條上……

「大家冷靜，恬恬聽！」警衛拿著盾牌預防人民情緒激動……

「漂沙愈來愈少，混擬土消波塊加速海灘侵蝕及陸地流失，海灘必須重新養護……」

「莫講講那些阮聽無的代誌，錢開一大堆，到底是在舞啥？對阮一點仔攏無好處，是誰人胡八出主意……」

「海岸係大家的，無人願意看伊被破壞……」

教授對著大聲公疾呼，喊出的話語卻被海風吹回來，在場民眾完全聽不進去，志祐試著要解釋，而人民的情緒沸騰，他欲要張開的喉嚨自行關鎖住……

一輛輛雙層遊覽巴士陸續開了進來，西子灣前狹窄迂迴的道路擠滿人車。教授的嗓音完全被淹沒，垂落額前的白髮迎風亂飛……

這時雨霹啪狂打下來，鎮暴員警費力的阻擋不及一場驟雨來得有效，抗議民眾倉皇散去，白布條上的字跡被雨沖洗模糊……。教授匆匆離開，老天不讓他說話卻也實際幫了他。

志祐突然想到什麼似地奔回宿舍，向潛水社學長借了配備，便潛進西子灣口的水域。水極平靜但卻黃濁，工程車在不遠處，民眾的抗議聲懸宕半空，海陸氣象全被打亂了。志祐如行滾滾荒漠，感覺一陣反胃，方才吞進肚裡的麵包全部湧到咽喉。志祐緊咬呼吸管強忍著再往下潛，通過幽暗水層到一大片岩層上頭，其間覆蓋著岩蠟、籐壺和管蟲……，還有幾隻叫不出名稱的蘚苔動物。再往下，石蓴叢中見著了紅色活珊瑚，志祐腦海圖像不停和課堂的投影片比對——兜兜兜——兜兜，這應即是海保團體念茲在茲的柴山多杯孔珊瑚，一旁還有幾叢其它珊瑚，一顆顆張開手指，與海中流刺網及垃圾相互拉扯，志祐漂浮其間，感受到海的心跳……

漂浮物頻頻遮擋視線，幾隻小魚游過，礁岩孔縫中鰻魚探出了頭。志祐以手撥水，雙腳輕踩漸地浮到水面上……，他慢慢游到岸邊，正午陽光曬得消波塊發燙，志祐背著陽光癱躺上頭，一隻螃蟹自礁岩孔縫中爬出，遠遠瞧望著他。堤岸忽高忽低，相連的陸地跟著搖晃，海陸神祇在此交手，無聲吶喊盈滿周遭。

環保團體持續抗議，圈圍起的那方海域成為眾人矚目的熱鬧舞臺，遊覽車和觀光遊輪各自繞轉，四周颳起一道道漩渦……

連續幾天獼猴又侵入宿舍裡面，這回牠比之前更無禮，竟把學生房間當廁所，在床上大小方便一起來，受害同學比遇歹徒還要氣惱，將整套床墊被褥全部丟棄，不停咒罵著：「該死的猴子！」雖然人猴一家親，但還是教人氣憤噁心，

宿舍傳來尖叫通常便是發生這類事情。公佈欄貼出猴像，大大的斜畫禁止標誌表達眾人的同仇敵愾，並相互提醒緊鎖門窗，以防猴的侵擾。

談猴變色，猴仍在周遭，志祐拿起相機往柴山方向走，老榕樹錯落，枝葉間垂掛著露珠，雲霧霞彩在柴山上頭堆積。志祐早聽說這裡是高雄居民的氣象臺，從動物園旁的路往上走，也許是心理作用，總感覺獼猴環繞。走了段路自馬路旁小徑往下走，這路之前便聽人說，只是志祐未實際走一遭。小徑既窄又陡，幸有繩索可拉著，青灰泥岩崩落嚴重，志祐的腳步又踩掉一些鬆動土石，之前的氣象局崗哨地基被掏空，一幢空殼架在半空，隨時將從山崖摔落岸邊。志祐隱隱感覺著山海較勁，這力道比教授給他的數字要怵目驚心。破碎珊瑚礁散佈海上，潮浪衝擊，於礁岩間翻打出一起起碎浪，斷裂的消波塊與珊瑚礁混合一起，潮起潮落於岸上留下一道道刻痕……，陽光加溫，荒涼的石灰岩地挺長出一片片厚實的黃金扇仙人掌，利刺鑽出，擠在頂上的花苞爆裂開來。志祐拿起相機拍下幾張，感覺那花裡含藏一股玄祕氣息，燦爛花容有驚恐也有氣憤……

志祐找了塊礁岩坐了下來，長年被風剪蝕的山豬枷長得矮小，和馬鞍藤如綠色蜘蛛網般縫補著地表裂縫，也跟著地層崩塌摔地或懸掛半空。志祐鏡頭對著喀喀連續拍著，眼前一切瞬間即逝，下回再來，恐怕都看不到了！

海風吹來，山豬枷葉喃喃低語，再往前，礁灘上積著一灘灘淺水，踩過潮濕志祐下陷的布鞋發出沙沙聲響……多年前自海上來的礁岩，於陸上棲停幾年後終將回到海裡面，正午陽光照得志祐睜不開眼，他半眯著眼，感覺環繞的礁岩串連一起，一回頭，幾隻獼猴站在礁岩上瞧望著他，眼光似說——「山海的祕密，我們都清楚！」

群眾拉出新的白布條，抗議聲浪從平地延伸到山上——反圍海填地、反岸邊施工、反政府枉顧人民安全、反建商加速柴山地勢崩頹、反民宿、餐廳進駐……投影光束打在講臺前的布幕，教授秀出各種圖片與數據，講解著海洋重建的理論——如何提高親水領域、如何穩定土石，確保居民安全……，教授的聲音漸地微弱，海風吹打窗玻璃，民眾抗議隨潮浪波波起湧……

教授的白髮翻出，眉間皺痕漸地加深。

人力難以回天，志祐在筆記旁畫出一輛挖土機，機械怪手伸進海裡，海潮凝聚出另一隻手臂與之對抗，一旁環繞的礁岩隨時就要加入戰場。

五月天候漸熱，居民的憂心與情緒漸地強烈，有人拿木棍搥打載土貨車，燙熱的車身發出砰砰聲響，陷進沙裡的輪胎就要爆裂……

遊覽車一輛輛駛入，校門外停車場擁塞，吵著鬧著，待夕陽西下，海天映現整片霞彩，激烈的情緒頓時轉為溫和。

●  
手機鬧鈴時天已大亮，志祐衝出宿舍，老榕前庭園餐廳散坐零星客人，裊裊咖啡香甦醒著早晨，法輪功會員已和天地合一，吸取了大自然英華，一進系館，住武嶺的同學描述昨晚獼猴又再入侵的情形：

「真是太囂張了，也不想想誰有繳宿舍費！」

「就是啊，誰是主人一點都沒搞清楚！」

「誰是主人？沒看到外頭那些拉布條的民眾嗎？有人說該離開的是我們！」

「什麼？是我們先在這裡的啊！」

「誰管你什麼時候到！」

「要不是我們在這裡復校，這裡哪會這樣繁榮？」

「少在那邊自以為是了，人家覺得我們享地利之便，獨佔資源太久，還對海岸造成破壞！」

「真是天地良心啊，西子灣的環保我們可是盡心盡力啊！」

「沒人相信的啦！事實擺在眼前，背山面海的觀光商機，誰不想來分一杯羹！」

「說到哪去了？你們通通給我閉嘴，最早來的是我！」向來搞笑的阿猴駝起背伸長了手，上下唇內收，一身猴樣地說。

「干你屁事，閃邊去！小心人類把你們滅絕掉！」在場同學群起攻之。

海浪繼續在山下翻湧，鹽霧蒸騰，含潮視線濛濛著。

陸地上吵得沸沸揚揚，柴山多杯孔珊瑚在海裡沉默著。教授不斷要求新的數據，統計速度卻總趕不上海岸陸地的變動情形，人工岬石及養灘工程依照進度進行，民眾的抗議不曾歇止，寧靜校園面對著喧鬧舞臺。

「走吧，帶你回老家！」志祐載阿猴騎向柴山，過元亨寺經停車場往上再騎一段便下來用走的，步道間銀合歡林蔭環繞，私闢的休息區造成地表裸露、土壤流失、土層劣質沙漠化的問題。

志祐目光一掃便見著黃金葛和合果芋，連忙順手將見著的全給摘除掉，免得它們又猛生狠長，將山上原生物種全給併吞掉。唉，人和自然相爭，物與物之間也不相讓，無聲的戰爭在山海間不停發生。

「咦，怎還沒見到你家人！」志祐忍不住要逗鬧阿猴。

「什麼？」阿猴將唇內縮，發出吱吱猴叫聲，便跟著往西海岸山麓走，山海宮背山面海，順著階梯往下走，前方是座消波塊堆砌起來的小漁港，兩艘竹筏停泊淺灘，另兩艘則停岸上。

「志祐，你看這裡的水泥地都裂開了也！」阿猴驚異地發現。

志祐蹲下來一看——果然，沿著坡地到岸邊，到處出現龜裂——地層正在崩

落，斜坡上鐵皮屋隨時就要崩塌。

岩間到處丟棄魚骨蝦殼、塑膠袋和便當盒……，腐爛氣味加上魚腥臭，阿猴聞後只覺受不了：「這裡可還真臭！」

「搞什麼嘛，枉費這裡的 view 這麼好？」

「都嘛是 view 好惹的禍！——咦，你看」

前方一老漁夫蹲在岸邊整理漁網，他們連忙走了過去：「阿伯，你還在整理漁網喔，這陣子甘掠有魚？」

「加減啦，掠有掠沒嘛係要掠，若無是要按怎？」

「這裡的地一直下滑，你甘袂煩惱？」

「煩惱，煩惱啥路用？天公疼憨人，時到時擔當！」

老伯只管將纏結一起的網罟分開，並將破損重新縫補起來，任由陽光一逕曝曬乾枯身影。

往上爬往桃源里，人煙漸地增多，一家家土雞城，景觀餐廳、露天咖啡座林立。

「志祐，什麼時候學校附近有這麼多好吃好玩的，我怎麼不知道？——瞧，還有民宿呢，我才多久沒上來而已！」

「傻猴笨猴，地盤都快被搶光了還不知道，只會入侵學生宿舍！」

「臭人類，得了便宜還賣乖，看我怎麼修理你！」阿猴隨手自地上撿起根本棍佯作金箍棒迎空揮舞起來……

「快別鬧了，調查報告你到底要不要做？」

「休息一下好不好，很餓了也！」兩人順路進了搭建坡上的觀海庭園餐廳，餐廳座落在凸出的岬角上頭，海景盡收眼前。

「哇塞，這景亂棒的，比我們學校還屌！」阿猴忍不住讚嘆。

「難怪越來越多人喜歡來這！太美了！」

志祐拿出相機對海按了幾張。

服務生端來飲料，踩過地板發出空空洞洞聲響。

兩人一口氣將紅茶喝去大半杯，感覺海風自四面及腳底下吹了上來，突然有種很不踏實的感覺。

一隻寄居蟹橫過圍欄爬到他們桌上，志祐伸手摸了摸牠，牠狂奔逃往海的方向。

「你覺得這裡陸退的情形真有他們說的那麼嚴重嗎？」阿猴自木頭縫隙見著底下下滑的坡地。

志祐聳了聳肩，不禁嘀咕了起來：「或許吧！教授不是說一年大約下滑十公分嗎？珊瑚礁石灰岩這麼脆弱、青灰泥岩不容易排水導致地滑，懂越多的人越憂



心，難怪教授整天愁眉苦臉。唉，偏偏生意人只看得到商機，他們才不管什麼土地承載或過度開發的危機！」

「志祐，你越來越得教授真傳了，說起話來還挺頭頭是道的嘛！」

「走走走，隨便找都是證據！」他倆於是蹣跚步下建在珊瑚礁上的平臺，只見一條條排水管直通向海，沿著柏油路往上走，越往上房子越密集，到處見著因位移侵蝕瓦解的水泥平臺，志祐又隨意拍了幾張，再往前走，見著一老人家蹲在路邊抽煙：「阿伯仔，你住這？」

老人家點了點頭，繼續抽煙。

「阿伯仔，聽說這的地不穩，坡地常常崩落，你甘會煩惱？」

「煩惱啥，自我做叻仔時四界攏嘛聽說會崩，我不是好好活至這陣！」

「不過最近親像特別嚴重！」

老伯家面向馬路的牆壁和地基明顯露出裂縫，而他似乎一點也不在意：「厝走溜去，補補就沒代誌，看要溜去叨位，溜到海邊風景上好！」說著繼續抽他的煙。

志祐和阿猴一時詞窮，提起腳步就要離開，老伯在他們後頭嚷喊著：「莫聽遐的啥米專家亂亂說，阮住遮呢久啊，叨位危險阮上知啦！」

●

陽光亮出，怪手繼續在堤岸上下起伏，抗議白布條又再出現，和新築起的堤防一起存在著。

教授站在工地前頭，察看潮浪衝往岸邊的情形，目光透視，一波波潮浪解構圖浮現眼前，岬角分散波浪侵蝕力量，教授確定這工程無誤，而背後的抗議聲浪不會歇止，一場颱風吹亂了工程進度，抗議的聲音又大了起來。

「還我原來的沙灘」、「還我沒有人工污染的生態」……

環保團體的呼叫和浪濤相抗衡，曾參加過公聽會的民眾認出教授，衝向前氣沖沖地對著他嚷喊：「教授，去你家什麼防波堤理論，理論歸理論，人要怎麼和天爭呢？」

「海岸是大家的，憑什麼由你們來決定！」抗議民眾頭上載著魚骨，似為魚魂來發聲……

「攏係假的啦，誰人不知你和建商勾結，說，你拿了多少好處——」另一張比受傷郭魚還要醜惡的臉對著教授。

教授青白著一張臉，喉嚨一陣焦熱，他多麼也想要吶喊出聲，他比誰都愛這海岸……，抗議群眾見他臉色難看不理人，直覺得他傲慢、自以為是，群集將他團團圍住——「停工，叫他們停工！」

志祐和阿猴這時剛好也到現場，便趕忙衝進人群當中護著教授，志祐忍不住高喊：「大家請冷靜，海岸是大家的，沒有人想破壞它。」

「對啊，大家都在這裡生活，誰會那樣笨！」阿猴也跟著幫腔。

「公聽會你們也都去了，海岸在後退，你們難道不擔心嗎？」

「少年的，你毋通聽學校的老師亂亂說，一下挖遮一下填退，一動工政府和建商就有錢挺好賺，愈舞愈慘，大家實在看攏無！」

「請相信我們的評估，施工是爲了避免海岸的流失！」教授再一次重申立場。

「騙痞的，專家攏恁在做，阮自小漢住這攏好好，近來愈改愈害……」

教授忍住氣，海岸後退是事實，移除笨拙難看的消波塊，養灘、造景，改建可增親海面積的岬角，這樣的規劃就學理及實際考量而言絕對沒有錯，他倒吸了一口氣，海浪一波波，而最蝕人心神的還是民衆的反對聲浪，白布條在岸上湧成巨浪，民衆群情激動，怒氣連著身體往前逼，一不小心將教授推倒在地——「教授——」志祐和阿猴擠到前面自兩邊護住教授！

「各位鄉親，大家理智一點，魚況不好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拜託不要否定一切好不好！」

「發展觀光就可以不顧生態保育了嗎？」……

民衆的聲音持續沸騰，教授滿頭白髮如浪般在頭上翻湧，臉色如礁岩般暗沉。他沉默著，愣愣地往前走，志祐和阿猴本來拉著他的手鬆了開來，四圍民衆讓出了路，教授走到堤岸最前面，施工中的岬角石頭一顆疊著一顆，誰決定它們該在哪裡？是風是浪還是人？民衆漸地散去，志祐和阿猴站在堤岸這頭遠遠看著教授，志祐突地感覺眼眶一陣潮熱。



全叔漁船前掛起大大的售字，阿慶難過地纏著他不停問著：「哪會要給船仔賣掉？」

全叔嘴叼煙不想再多說什麼，嘴吐的煙圈如氣泡般慢慢升起然後破碎……，阿慶失魂落魄地一步步往燈塔前走，自從八帶被浪沖走後，他便不曾走到這裡，前方消波塊一一被移除，最後一顆正被吊掛起來，感覺八帶就在底下，和藏躲其中的魚蝦一起往前漂……，停車場完工，一輛輛遊覽車排列組合成彩色堤岸，人工岬角於兩頭扼住流失中的沙灘，水泥階梯沿著岬角彎弧延伸。

海工館的人造浪隔著窗台與海浪對話，礁岩、沙灘沉默著，遊客匯起的浪潮波波起湧，自西子灣湧往柴山，或乘渡輪衝向旗津廟前……「涼的喔，吃涼的」阿好姨的叫賣聲於廟前街上傳響，大隆操拿鍋鏟的手掌往阿慶發愣的頭啪下去：「不去寫功課閣在遐發什麼愣！」

阿慶如夢初醒般，八帶的影像及他透過魚蝦跟他說的話全被拍落地上！厚鱸躺在碎冰上金亮著眼睛、蛤蜊噴出或高或低的水柱……阿慶無精打采地站了起來，拿起盆子將客人留下的殼骨廚餘收拾乾淨。

「腳手卡扭掠的！」大隆廚房爐火呼呼快燒，小紋不停和客人商議海產作法——清蒸、紅燒、煮湯……

渡輪連繫兩岸燈火，港邊建築隱約勾繪出地平線。

那晚，一風衣釣客走往長堤最前方，尋佔了個合適位置綁餌下竿。

綠燈閃爍，一根根魚竿迎風垂釣浪潮。

「有咬否？」風衣客詢問兩旁。

「加減啦，久久有湯好拉一陣就真好了！」

釣竿彎了一下，風衣客將竿子往上扯，拉力隨即鬆脫，一艘觀光漁船歡鬧經過。

釣竿沉寂，時而彎曲緊張，海裡岸上各有話語。

風衣客將外套拉鍊往上拉，一步步踩往向海坡路……回頭望，只見圓月向西，於海上漫出一道月光海。

教授研究室的燈光依舊亮著，和堤岸燈塔遙遙相映。